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8-12

2008年1月30日

民主社會主義真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
“正統”和中國的惟一救星嗎？
——在實行社會變革道路選擇問題的理論闡發上，
必須還馬克思恩格斯以歷史本來面目

軍事科學院 鮑世修¹

2007年7月，香港出版了一本題為《千秋功罪毛澤東》的長篇論著，作者辛子陵先生在書裡表述的觀點尖銳辛辣，不同凡響，自成一說，引起了國內外各方面的廣泛關注。該書的序言由謝韜先生撰寫，標題剛露就顯得身手不凡：“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樣一種言之鑿鑿、全面顛覆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基本原理的關於實行社會變革道路選擇的理論和實踐的新判斷，由於命題牽涉到國家和民族的過去和今後的命運走向，當然就不能不

¹ 本文曾宣讀於2007年12月21日第四屆全國馬克思主義論壇。

引起更多人的議論、評判和辨析。

客觀一點說，謝、辛兩位在書本身和序言裡提出的關於馬克思主義本意的這樣那樣的一些解釋，從他們舉出的、作為得出新判斷依據的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話，在某些場合獨立地看，的確是不無道理的。可是，馬克思恩格斯的理論是一個完整的思想，人們在解讀和闡釋時，就不容許任意肢解、歪曲和閹割：或以偏蓋全，或以假亂真，或張冠李戴，或顛倒黑白。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看他們兩位在書和序言裡所做的種種評說是否真有道理。

一、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和“正統”

謝韜先生在序言裡盛讚辛子陵先生書裡的〈導言〉和〈結束語〉寫得好，稱該書“是一部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徹底完成撥亂反正的書”，他斷言：“作者以令人信服的歷史考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創者，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接著，又說：“和平地長入社會主義，才是《資本論》的最高成果，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才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這個正統叫做民主社會主義。”²

記得列寧在他的名著《國家與革命》中曾談起過歷史上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的遭遇。列寧說，在他們逝世後，就會出現曲解甚至“閹割革命學說的內容，磨去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又說：“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的機會主義者在對馬克思主義做這種‘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來。他們忘記、抹殺和歪曲這個學說的革命方面，革命靈魂。他們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覺得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放在第一位來加

² 引文中黑體字為引者所註。

以頌揚。”³ 是的，真是說得一點也不錯。不想，90年前列寧批判過的、當時活躍在工人運動思想理論戰線上的那股逆流，會再現在獲得解放已經近一個甲子輪回的中國大地。

如果認真細緻地研讀謝、辛兩位學者的相關文字，稍加思索，人們就不難發現，他們據以得出“民主社會主義才是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和正統”這一結論的依據，實際上，是一點也經不住推敲的。

（一）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 核心思想究竟是什麼？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科學地論證了資本主義必定崩潰和無產階級革命必定勝利的歷史客觀規律；莊嚴地向全世界宣佈，共產黨人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然而，究竟採取怎樣的實際行動才能最便捷而又最少付出地達成預期目的，對於這樣的問題，馬克思和恩格斯是思考得非常多的。而為了解決好這一問題，他們花費了大量精力，並同國際共運隊伍中在革命道路選擇問題上表現出的種種錯誤思想進行了長期不懈的鬥爭。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完整思想大體可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不動干戈為上策，共產黨人願首選

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剝削制度，就無產階級一方的主觀願望來說，最好能避免採取流血手段。早在 19 世紀 40 年代，恩格斯在探討共產主義原理的過程中回答“能不能用和平的辦法廢除私有制”的問題時就說：“但願如此，共產主義者也會是最不反對這種辦法的人。”⁴ 到了 70 年代，馬克思結合當時國際工人運動發展的實際又不止一次地表述過同樣思想。1871 年 7 月他在同紐約《世界報》記者談話時指出：“凡是利用和平宣傳能更快更可靠地達到這

³ 《列寧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 頁。

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8 月，第 366 頁。

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不明智的。”⁵ 1872年9月，他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群眾大會上，當談到工人階級奪取政權的問題時又說：“我們從來沒有斷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該採取同樣的手段。”⁶ 進入90年代，根據德國革命形勢出現的新情況，恩格斯認真考察了議會鬥爭的價值，肯定了當時德國黨在利用普選權上取得的成就，肯定了合法鬥爭形式的必要性，認為這是“無產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⁷ 從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這些言論，人們不難看出，採取和平方式從來就是無產階級的本意，也是他們解決社會變革問題的第一選擇。

2、確曾設想少數國家可不經武裝搏鬥完成社會變革

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代表整個無產階級多次表述過爭取通過和平方式實現社會變革的願望，而且也的確曾設想過少數國家不經武裝搏鬥而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景。1871年9月，馬克思在倫敦紀念第一國際成立七週年的講話中說：“英國是惟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工人階級的發展程度和組織程度，足能使這個階級利用普選權來真正地為本身謀利益。”⁸ 一年之後，馬克思在另一次講話中又表示：“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像美國、英國，——如果我對你們的制度有更好的瞭解，也許還可以加上荷蘭，——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⁹ 當然，這只是馬克思在70年代初期的認識，後來隨著這些國家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他和恩格斯的認識都有了改變。這裡之所以專門談一談他們最初的看法，主要是想說明，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考慮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時，確實並沒有把暴力手段絕對化，而是根據不同國家的不同國情作過多種方式的設想。

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683頁。

⁶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79頁。

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603頁。

⁸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二卷，戰士出版社1981年，第362頁。

⁹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頁。

3、實現社會變革，根本的辦法是暴力革命

革命是生產關係的變革，所有制結構的改變，從有史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情況看，本來就意味著被壓迫階級使用暴力同壓迫階級的鬥爭。奴隸的革命是這樣，農民的革命是這樣，資產階級的革命也是這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闡釋革命道路問題時，雖然也曾設想過和平發展的可能，但作為思考重點的仍是暴力方式，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他們研究了千百年的階級鬥爭歷史，特別是考察了 19 世紀中葉以來歐洲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歷史得出的必然結果。馬克思指出：“在歷史上，根本就沒有君主們不遭到外界的強大壓力而限制自己的特權和向人民的要求讓步的例子”。¹⁰ 前面已經提到，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總是希望，革命能在不動干戈的情況下平靜地完成。但是，為歷史所證明的樸素真理告訴人們，反動階級通常總是首先使用暴力，把刺刀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迫使被壓迫階級不得不採取同樣的手段與之較量。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著作裡，始終反復說明一個思想：實現社會變革，根本的辦法是暴力革命；即使存在著革命和平發展的可能性，暴力手段的準備依然是必不可少的。這也正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核心思想，或者叫馬克思主義的主題或正統。

就在 1871 年 7 月馬克思接受紐約《世界報》記者採訪的那次談話中，記者發表了認為在英國可以不用暴力革命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的看法，馬克思當即提出異議說：“我在這一點上不像您那樣樂觀。英國資產階級在它還壟斷著表決權時，總是表示準備接受多數的決議。但是，請您相信，一旦當它在自己認為是生命攸關的重大問題上處於少數時，我們就會在這裡遇到新的奴隸主的戰爭。”¹¹

而在 1872 年 9 月那次阿姆斯特丹的群眾大會上，馬克思在談了美國、英國、荷蘭的工人有可能用和平手段達成革命目的之後，緊

¹⁰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第 205 頁。

¹¹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686 頁。

接著便強調說：“即使如此，我們也必須承認，在大陸上的大多數國家中，暴力應當是我們革命的槓桿；為了最終地建立勞動的統治，總有一天正是必須採用暴力。”¹²

現在再看一看恩格斯在這一問題上的態度和主張。19 世紀 90 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利用議會進行合法鬥爭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恩格斯對此作了肯定，從而引起了國內外不少人的誤解。意大利資產階級政治家卓·博維奧曾無端指責恩格斯，說他推測德國社會黨將在國會取得多數進而奪取政權是一種空想。恩格斯就此反駁說：“我根本沒有說過什麼‘社會黨將取得多數，然後就將取得政權’。相反，我強調過，十之八九我們的統治者早在這個時候到來以前，就會使用暴力來對付我們了；而這將使我們從議會鬥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¹³ 恩格斯這幾句話最明確不過地表明：資產階級不會輕易地、不動干戈地交出自己的政權，無產階級也不會天真地放棄最終用暴力奪取政權的準備。

在德國黨內，一些領導人屈服於資產階級的壓力，為了力求處處做到“合法”，在言論和行動上，一點不敢越出政府規定的雷池。恩格斯對他們這種不堅定的立場和力求“僅僅在合法範圍內進行活動”的做法作了尖銳的批評。他在 1895 年 3 月 8 日寫給黨的執委會書記理查·費舍的信裡指出：“假如你們打算誠心誠意地服從絕對的合法性，在任何情況下的合法性，甚至這個法律已被制定法律的人破壞了，而你們還要服從這個法律的合法性，總之是服從這樣的政策，那就是誰打了你的右頰，就把左頰也送上去給他打。我可不能容忍你們這樣做。……我認為，如果你們鼓吹絕對放棄暴力鬥爭，那是沒有任何好處的。沒有人聽信這個，沒有哪個國家的哪個政黨竟會把拿起武器來抵抗非法行為的權利放棄掉。”¹⁴

¹²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179 頁。

¹³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27 頁。

¹⁴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 11 月，第 401 頁。

可見，在革命道路選擇的問題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所一貫堅持的觀點是：必須把革命暴力視為實現社會變革的根本手段；革命的和平發展可以也應當爭取，合法鬥爭的手段可以也應當利用，但任何情況下，革命暴力手段的準備都不應置諸腦後。

這裡需要特別說一說的是，謝、辛兩位先生硬說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6 日寫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對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進行了最後的反思和修正”，說恩格斯在寫了該文後不到五個月就去世了。“如果蓋棺論定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革命策略問題的最後意見。他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鬥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而且認為，這是恩格斯對歐洲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最後遺言，是對《宣言》“舊策略”的重要修改。請你們好好讀一讀恩格斯 1895 年 3 月 8 日，即在他發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被你們稱作“最後遺言”的那篇）一文之後對黨內右傾思想所做的批判，特別是恩格斯嚴厲指出的“我認為，如果你們鼓吹絕對放棄暴力鬥爭，那是沒有任何好處的。沒有人聽信這個，沒有哪個國家的哪個政黨竟會把拿起武器來抵抗非法行為的權利放棄掉。”這樣的話，你們還能說恩格斯是一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創者”嗎？你們能從他這段話中找到他曾對《宣言》“舊策略”做過重要修改的絲毫痕跡嗎？

4、積極開展合法鬥爭，不忘最後決戰準備

合法手段，只要形勢有利，應儘量多加利用，這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和平過渡在歷史上畢竟沒有先例。因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傳闡釋開展合法鬥爭重要性的時候，從來沒有忘記提醒無產階級政黨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就拿 19 世紀 90 年代德國的情況來說吧，從 90 年代初開始，恩格斯根據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中影響日益擴大的客觀實際，寫了一些論述合法鬥爭重要性的文章，宣傳德國黨通過搞合法鬥爭而取得的成就，也剖析了普選制可供工人階級利用的一面。但他在闡述這些問題時，卻始終注意圍繞一個中心，即一

切都是為了最後決戰。

1895年3月，恩格斯曾根據德國社會民主黨在1893年議會選舉中的票數迅速增加的情況作過如下預測：“如果這樣繼續下去，我們在本世紀末就能奪得社會中等階層的大部分，小資產階級和小農，發展成為國內的一個決定力量，其他一切勢力不管願意與否，都得向它低頭。”然而就在這一非常樂觀的估計下面，恩格斯又寫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話：“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政府統治制度所能支配的範圍，不是要把這個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不僅如此，他在同一文章中，當談到過早同敵人發生流血衝突可能給革命帶來危害時，還有這樣一段話：“這會阻礙正常的發展進程，我們臨到危急關頭時也許就會沒有突擊隊，決定性的搏戰就會延遲、拖遠並且要求付出更大的犧牲。”¹⁵ 恩格斯上述這些議論使我們清楚地看出：在他的心目中，德國的社會變革不經過一場大規模的最後武裝搏鬥是絕對難以完成的；平時的一切合法鬥爭全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最後的決戰準備條件。

（二）恩格斯所說“我們也曾經錯了” 指的究竟是什麼？

對革命時機判斷上的錯誤不等於放棄原來堅持的達成目的的手段，說“鬥爭的方法”變了，也不是指“《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

謝、辛的文章中曾引用了恩格斯〈《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如下的話語：“歷史表明我們也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持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歷史做的還要更多：它不僅消除了我們當時的迷誤，並且還完全改變了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條件。一八四八年的鬥爭方法，¹⁶

¹⁵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9頁。

¹⁶ 鬥爭方法指《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引者註。

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陳舊了，這一點是值得在這裡較仔細地加以研究的。歷史清楚地表明，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他們試圖以此來證明恩格斯怎樣在晚年承認過去認識上的錯誤而變成了一個“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倡導者”。可實際情況卻是，他們根本就沒有讀懂恩格斯。

其實，恩格斯所說的“鬥爭的方法”變了，從軍事上講指的是起義作戰形式的變更；至於“當時歐洲大陸經濟發展的狀況還遠沒有成熟到可以鏟除資本主義的程度”一語則說的是發動武裝起義的時機不當。這就是說，對革命時機判斷上的錯誤不等於放棄原來堅持的達成目的的手段，說“鬥爭的方法”變了，也不是指“《宣言》中說的暴力革命”。現在，硬是要把恩格斯所說的對革命時機判斷上的錯誤歪曲為馬克思恩格斯對一貫堅持的暴力革命手段的放棄；把恩格斯所說“1848年的鬥爭方法”即“以一次簡單的突襲來達到社會改造”的方法，硬說成就是指暴力革命的方法，因而也需要改變。這不是張冠李戴、以偏蓋全，又是什麼呢！下面讓我們看看，實際情況又是怎樣的。

1、對革命形勢判斷錯誤的糾正

在1850年6月以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歐洲革命前景的判斷中，對於大陸各國經濟發展的成熟程度作了某些過高的估計，認為那裡的經濟危機是一次緊跟著一次出現的，因而革命的高潮也將一個接著一個地到來。但是，在那以後不久，他們覺察到歐洲各國經濟向上發展的跡象，也看到了各國政治統治的加強和群眾情緒的低沉，逐漸醒悟到自己原先對革命形勢的估計是不正確的。他們經過對各方面情況的認真仔細分析後得出了一個新的結論：1849~1850年在歐洲和北美洲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經濟高漲和繁榮，使得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個暫時的不革命的時期。1850年11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篇國際述評中指出：“在這種普遍繁榮的情況下，即在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力正以在資產階級關係範圍內一

般可能的速度蓬勃發展的時候，還談不到什麼真正的革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來臨像新的危機的來臨一樣是不可避免的。”¹⁷

可見，謝、辛兩位在〈《法蘭西階級鬥爭》導言〉中特別看中的一句話，即“歷史表明我們曾經錯了，我們當時所指的觀點只是一個幻想”中所反映的思想認識，馬克思恩格斯是在 40 幾年前就已經承認過，而且僅僅是指對發動革命的時機選擇不當而言的。

2、此外，恩格斯說的“鬥爭的方法”變了，從軍事上講指的是起義作戰形式的發展變化

軍事學術觀點，也像意識形態領域的其他思想表現一樣，是隨客觀物質條件的變化而不斷發展的。1854 年西班牙資產階級革命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各國政治經濟形勢和階級鬥爭狀況的變化以及技術兵器的飛速發展，到 19 世紀 90 年代，工人階級進行武裝起義的條件已同四五十年代迥然不同。恩格斯鑒於這一情況，在他晚年的最後那些日子裡，1895 年 3 月，對街壘戰在新條件下的作用又提出了新的看法。他指出，由於“鬥爭的條件也已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舊式的起義，在 1848 年以前到處都起過決定作用的、憑藉街壘進行的巷戰，現在大都陳舊了。”¹⁸ 因為在 19 世紀八九十年代，反動政府可以用來鎮壓工人起義的軍隊比過去多得多，而且這些軍隊不像以往那樣容易爭取，他們武器的威力也比老式的槍炮大得多；加之新建城市的街道既長且又直又寬，便於新式榴彈炮發揮效力，所有這一切都促使起義者不得不考慮在未來的鬥爭中採用另一些更為有效的作戰形式。恩格斯在分析了上述情況後寫道：“這是不是說，巷戰在將來就不會再起什麼作用了呢？決不是。這只是說，自從 1848 年起，各種條件對於民間戰士已變得不利得多，而對於軍隊則已變得有利得多了。這樣，將來的巷戰，只有當這種

¹⁷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 4 月，第 513~514 頁。

¹⁸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二卷，第 514 頁。

不利的對比關係有其他的因素來抵消的時候，才能達到勝利。”恩格斯認為，在未來的大革命的初期，起義工人如果擁有大得足以進行巷戰的力量，那就不如利用這支力量“採取公開進攻，而不採取消極的街壘戰術”。¹⁹ 以上情況表明，武裝起義的作戰形式是發展變化的，領導武裝起義的人必須尊重這一規律，結合具體情況靈活運用，才能在對敵鬥爭中取得勝利。

通過以上逐條逐段的對比和剖析，馬克思主義的“主題”和“正統”究竟是什麼，恐怕也就不言而自明了吧！

二、關於民主社會主義能不能救中國

所謂的民主社會主義，一向都是以熱衷於開展議會活動為其特色的。記得還是列寧在十月革命後的 1919 年，說過第二國際的歷史教訓，他說：“第二國際（1889~1914 年）是無產階級運動的國際組織，這個運動當時是向橫的方面發展，因此，革命的水平不免暫時降低，機會主義不免暫時加強”。²⁰

什麼叫做機會主義？根據列寧的說法：“機會主義是犧牲根本的利益，貪圖暫時的局部的利益”。²¹

什麼叫做降低革命水準？這就是機會主義者力圖使群眾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日常的、暫時的、局部的利益上面，而忘記長遠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

馬克思主義認為，應當從長遠的、根本的、全局的利益著眼來看待社會主義鬥爭的問題。

在是不是通過議會鬥爭的道路來參與變革社會，中國共產黨就

¹⁹ 《馬克思恩格斯軍事文集》第二卷，第 517 頁。

²⁰ 列寧：〈第三國際及其在歷史上的地位〉，《列寧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290 頁。

²¹ 列寧：〈在俄共（布）莫斯科組織積極分子大會上關於租讓的報告〉，《列寧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61 頁。

有過兩次經驗。

第一次是在 1927 年革命時期。當時陳獨秀的機會主義對於我們黨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所採取的政策，就是失掉了共產黨應有的原則立場，主張在原則上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結果使革命失敗。第二次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揭開了共產黨同國民黨的抗戰主張的原則分歧，認為共產黨決不能在抗日主張的原則上對國民黨讓步，而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則重複了十年前陳獨秀的錯誤，要在原則上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因此，我們全黨同右傾機會主義展開了一場很大的論戰。

毛澤東說：“如果共產黨員忘記了這個原則性，他們就不能正確地指導抗日戰爭，他們就將無力克服國民黨的片面性，就把共產主義降低到無原則的地位，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他們就是對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和保衛祖國的任務犯了‘罪過’”。正是由於我們黨中央在原則上毫不讓步，對於我們黨同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採取了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因而鞏固和擴大了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陣地，因而也鞏固了和擴大了民主革命的統一戰線，結果就在抗日戰爭中壯大了人民力量，並且使我們能夠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後，粉碎了蔣介石反動派的大規模進攻，而在全國範圍內取得了偉大的人民革命的勝利。

抗戰勝利以後，中國共產黨人又何嘗不想同國民黨通過和談來共同建設一個新興富強的國家。為此，1945 年 8 月，毛澤東從延安專程去了重慶，但結果又是怎樣呢！蔣介石憑藉八百萬軍隊徹底消滅中國共產黨的決心絲毫也沒有動搖。在這種情況下，除了打一場波瀾壯闊的解放戰爭，又怎樣才能解決問題呢！

由此可以看出，真正能夠救中國的恰恰不是民主社會主義而是科學社會主義。